

書

古

微

書古微卷五

釋道北條河水

問兩山之間必有大川長江大河旣爲兩幹中之表界  
水自當各有天然入海之道而尸孟喜古者龍門若梁  
未闢以前河出孟門之上是禹河皆冒中幹出者由于  
開鑿竟莫知大禹未鑿以前古河故道安在者何曰洪  
水以前古河故道書傳無徵核以雍冀山川脈絡亦無  
路可尋然傳言堯有九年之水是九載以前無洪水也  
孟子言堯時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使禹治水然後中  
國可得而食是堯以前古大河由塞外不入中國故三

皇五帝之世與堯卽位初年皆未聞懷襄昏墊也此天地氣運之大變蓋顓頊絕地天通爲古今天人一大界限堯時塞外之河忽伏流潛行冒出于中國之積石此古今水地一大界限其時百川沸騰高岸爲谷渭洛相鬪不知作何狀非神堯在上神禹在下斷不能澹此非常之災故禹功在萬世也至河旣入中國以後則惟因勢利導輔相裁成除閘龍門更無別法而漢書齊人延年乃上書請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云云不知陰山千里亘障其外此則悠繆之論使其可行大禹何不早行之宜爲漢

武之所拒蓋河源葱嶺經西域匯于蒲昌海

今日羅布泊

在

天山之南于闐山之北故回疆三面皆山惟東隅一面可爲泄水之口故古謂爲不周之山天柱卽崑崙河源也計古時自蒲昌海東至玉關沙磧千餘里又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卽北幹中幹天然之大界也使水行沙磧不滲不瀦則蒲昌海之水必經龍堆繞玉關東會盧朐河黑龍江之上游以入海水草豐茂靈淑所鍾人物蕃茂故黃帝都于上谷畫井始于遼東而崑崙亦有黃帝遺跡無如千萬年之久沙漠瀚海水小卽滲水大卽瀦計自上古至堯其沙漠故道漸已淤廢枯

絕如弱水之不西黑水之不南皆陵谷遷變及堯末年  
遂潛源重發于星宿海始以北幹之界水溢出中幹是  
爲一變至雍冀間而中幹左右兩脈交會界水愈狹不  
足受河于是懷山襄陵或東決平陽或西泛關中旣不  
能塞其星宿海之重源又不能冒決北幹之山脊不得  
不鑿中幹之呂梁以納洪流使河槽歸一是前則伏出  
于中幹之底繼則顯截于中幹之脊是爲再變此禹功  
之以人力奪天工利賴萬世者豈齊延年輩欲開鑿陰  
山徙河塞外之謬議可比乎或曰桑乾河發源于甯武  
府燕京山之天池池東爲桑乾源北爲大澗河源大澗

河行百餘里至河曲縣入黃河是則桑乾之源距入河之水不過數十里使禹移其鑿龍門闢呂梁析底柱之力以通大澗河于桑乾則河不經冀豫充之境全行山谷中千餘里由直沽碣石入海卽使如桑乾河泛濫無定亦不過以雄霸兩淀直沽間爲受水之地而中原永無河患何致殷室五遷金元南徙貽千載未竟之功耶曰大澗入河之處有天橋峽相傳有禹迹在今河曲縣西南則大禹當日亦常相度至此其不可行必由地勢然今日黃河在雍豫上游並不爲患所患在大伾以下則後人不遵禹醜渠川之道爾使守王景千乘入海之

口則不必復禹冀州之故道而已復漯川之故道即可  
收東漢至唐千年無患之效何至宋金元明累歲告潦  
哉歷代河濟之變遷無關經誼但知今漳水所行爲禹  
九河之故道今小大清河一濟一漯爲禹河釃渠之故  
道則禹貢明而河濟之利害得失亦無不明非如三江  
九江之分合不極力剖析則且啟疑經謗經改經之漸  
故說禹貢不難於河濟而難於江漢也其次則黑弱亦  
禹貢之鉅訟今一一剖決之而治河則別詳籌河篇見  
文集中不入經說

問旣載壺口治梁及岐胡氏渭以梁岐皆兼治雍域之

山而首叙于冀州者何曰堯都平陽外水莫大于河內  
水莫大于汾禹治冀之功莫大于開壺口呂梁以治河  
次則莫大于導狐岐諸水至太原岳陽以治汾皆冀州  
首務何乃舍之而別指雍州之山洪潦之時河挾汾爲  
患故禹先決河而卽從事于汾一志西河之治一志東  
河之治也尸子呂覽淮南子並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  
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鴻  
水云云則孟門以西河由酈延而南注于渭自孟門以  
東河由吉州而南注于汾平陽蒲坂數百里間皆河與  
汾所懷襄也孟門爲河之上口龍門爲河之下口二門



相距百六十里石脈縣亘闕塞河流而壺口則孟門之東山也呂梁則龍門之南山也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分出則其東之壺口南之梁山皆橫峙亘隔實非水道所經禹西闢孟門而始事于壺口東闢龍門而卒事于呂梁導東西兩派于兩山石峽之間俾不潰溢平地爲害而後東及狐岐決太原岳陽之汾流使盡出于河槽水經注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晁以道蔡沈皆據此爲冀州之岐但不知爲治汾而以爲治河則狐岐在孝義介休之界去河三百里安得爲河流之所經蓋治岐爲道汾入河之首事太原岳陽所以終治汾之功卽

所以終壺口呂梁之功也舉孤岐則汾之上下游諸山  
皆此山所盤旋非一峯一壑之謂也乃胡氏渭以梁爲  
河西雍域之山且并岐爲雍州之岐則曷爲不書於雍  
州而首書于冀州乎漢賈讓言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  
毀之故鑿龍門開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  
則是禹鑿斷梁山爲二而河出其中故爾雅以梁山爲  
晉望而大雅詠梁山于韓奕且春秋晉梁山崩壅河三  
日不流使梁山非臨河兩岸橫亘如梁安能壅河三日  
不流乎

晉時所崩梁山之石至今尙存在龍門下數十步水中洋石如嶼俗呼禹王墳則梁山卽龍門

山名自後人不知河西夏陽之梁山東麓抵河者卽壺口

矣

南之呂梁山與孟門龍門異名同地于是讀禹貢者遂疑梁岐皆非冀域夫梁山果獨在河西則禹但導河逕其山之東南可矣何必繫關呂梁出其中間哉雍之岐山遠隔涇渭漆沮之西誠越諸水至岐則自渭以北無所不治而雍州之旅荆岐治涇渭爲贅文矣且治水施功之時南亦可及豫東亦可及充豈無相連之勢施功同時者何禹貢豈州經文不兼及兗豫而獨兼及雍域之梁岐乎至若寧字記以孟門爲太行東之孟門元和志以岐梁爲岐西古公所踰之梁山酈道元又兼以壺口爲汾陽西南之壺口以梁爲離石之呂梁甚至傳同

叔以爲徐泗之呂梁皆與禹河涉不相涉且或非冀域之山矢口妄臆未遑縷詰焉

問九河旣道惟待駭爲大河經流冀兗所共其餘八枝並在兗域而孔疏以爲堯時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可先翼次兗者何曰孔疏此條胡渭推其精絕實則不然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流北載之高地過泲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胡氏據此謂禹未治水時泲水大陸九河之區皆未爲河所經河患專在青徐故尙不經兗不知禹未引河北注之先洪水但不經冀

東北高地耳若兗州平地則正受大河之衝故青惟治  
濰淄及汶徐惟治淮沂及泗兗則經十有三載之功田  
賦乃同于他州方其桑土未蠶民未降邱宅土昏墊巢  
窟耕桑無所受惠獨重于他州故禹雖道河北行冀東  
而九河皆在兗域所所潔渠亦在青兗之交則潔渠必  
大河之正溜九河必皆洚潦之支流不能盡挽歸北故  
禹于正河北注之後因而留之疏之俾不泛濫橫溢非  
本無而禹新鑿之也不然禹以前河行平地數爲敗兗  
地不高于青徐豈有青徐受河患而兗反晏然完域者  
耶孔胡二氏之說正與河渠書悖由執九河潔川爲禹

功開鑿之新河而不知爲洪水自趨之正溜且以二渠  
九河爲分洩盛漲而不知爲洚潦餘波也濁河之水合  
則力專流迅分則勢緩沙淤苟可全導歸北則禹于孟  
門以上方東兩河歸一豈有大伾以下反分一河爲二  
爲九旣必分爲二爲九何必又合爲逆河以入海哉直  
至殷室避河五遷至周末而九河盡塞于是東漢王景  
改河由千乘入海卽漯川古道未聞復醜爲二播爲九  
也何以王景之河反能千年無患哉故知禹河以北奪  
橫漳爲新道

橫漳卽  
降水

東行漯川爲初道

問恒衛旣從大陸旣作亦皆治河之事而紀于田賦之

下漢志禹貢衛水出常山郡靈壽東北東入滹沱又禹貢恒水出上曲陽恒山北谷東入滹而鄭注惟舉恒衛所出不及所入則與滹沱爲四水蔡氏因以恒衛爲小川者何漢志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而或以爲大陸是地非澤者何曰恒卽滹衛卽滹沱禹貢時但名恒衛後世變名忘實反以恒衛爲入滹入滹沱之二水水經注僅言其下游曰滹水東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滹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卽禹貢所謂恒衛旣從也

水經注滹沱篇佚僅見他書微引其亦必以下游受衛兼納通稱可知

惟是禹主名

山川實非下游互受始得通稱蓋滹本名恒以源出恒

山得名也滹沱本名衛其淇水不名衛也逸周書作雒解又作師旅

衛衛文殷始名淇水為衛水至周始名恒水為嘓夷衛水為滹沱周

禮職方氏并州山鎮曰恒山其川滹沱嘓夷嘓即滹之

音轉禮記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他惡他即

滹沱之假借也國策曰燕南有滹沱易水易亦即恒滹

之下游也雖仍以二大川為并冀之經流而名與禹貢

不復相應後世又名恒水上游為滹并以上曲陽之山

為恒山而名實益不相應辨詳導山太行恒山下于是鄭氏釋書

舍冀州二大川止以未入滹未入滹沱以前東西數十

里之原流當之恒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入滹衛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曲



陽東西相距六十里  
壽東西相距四十里

王氏尚書後案務申鄭誼以黜

黜義遂謂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紀曾是  
濫觴之谿澗反勞而滔天之巨浸反略乎漢志瀛水東  
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入河從河東至文安入  
海是古時恒合滹易亦入滹沱之衛合而爲一自文安  
會大河入海西漢時猶然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  
衛不然海口壅塞雖欲治二水而不可得二水不治平  
地巨浸雖欲作大陸而不可得況大行恒山滹源之功  
何從而施尙謂禹治恒衛止于數十里間乎恒水止名  
渾河發源恒岳故渾源州以此得名知恒在渾源州而

不在上曲陽則知恒水之出恒山者實滹易之上游而  
非入滹之小水矣恒衛二水共夾恒岳自并至幽恒水  
之名正則衛水爲滹沱之本名亦正矣

釋道北條沛水

問濟水一作沛水歷代遷變一變于人力之引導一塞于河流之淤廢胡氏渭旣辨酈注執後世滎陽引渠爲禹迹之失而又自謂滎澤陶邱之濟非入荷之濟不必以沅水爲上源且不必信三伏三見之說又與經戾者何禹疏九河淪濟漯漯在九河之南濟又在漯之南漯川爲今大清河而濟卽小清河胡氏皆斥之爲非濟者何曰胡氏史學非經學恣其臆見不顧經文如其所言濟水各自爲源隨地涌見不必以下游貫上游陶邱之濟非滎澤之濟且更非道沅之沛則是河南河北數水

本不相連而禹貢強連之且沛自入河并非獨行入海之瀆而禹貢強瀆之乎山海經濟水出共山南東亾絕鉅鹿澤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雖地名稍殊同爲絕河注海之義蓋河之上源有鹽澤一名昌蒲海渟而不流故知下游星宿海爲重出濟之上源有泰澤亦渟而不流故知滎澤陶邱爲屢伏屢見爾雅漢大出尾郭注言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漑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瀆以上郭注鄧陽亦有漢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上復有一瀆其源皆潛相貫注與濟之逾河溢滎理同一轍道光元年武陟決口塞後隄底清水涓流不息百計填之踰年乃止其地正古濟水

入河故道此又至今潛通河底之驗但其性力沈駛不  
注故能使濁行其上清貫其下橫截九淵兩不相混蓋  
水行地下猶血脈周行于人身惟神聖能知其性情如  
執庸夫俗目之見不信其出沒潛通何怪疑經非聖而  
不悟乎至職方氏其川滎雖穆天子傳浮于滎水乃奏  
廣樂是滎陽以下渠道爲古時濟水所經徐州貢道浮  
于淮泗達于荷卽可由荷澤以溯于滎澤而逾河也乃  
胡氏謂禹時滎僅爲澤至周始導之爲川以接于陶卽  
之荷職方貢道非禹時貢道而徐州之貢必淮通泗泗  
通荷荷通濟濟通漯漯通河迂行千餘里則請以二端

質之滎澤卽滯而不流則陶丘復出之濟諒亦不盛甫  
行至荷澤卽有北口以赴汶有南口以會荷尙何分泄  
不及而又導其溢潦以橫被之孟諸乎惟禹時已導滎  
爲川則外方以南之水皆道入淮外方東北之水皆道  
入滎故至陶丘而其流已盛非導被孟諸不可其下游  
受泗者貢舟至荷達滎僅數百里逾河僅十餘里與逾  
沔逾洛無異與兗州之浮于濟潔達于河者各不相謀  
乃般克徐爲一道舍滎川而遶汶潔則沔水自褻斜而  
逾渭視滎荷孰易禹乃導褻斜而不導滎乎是又必至  
使人疑經而後可至唐以後滎澤荷澤孟諸并淤於河

故通典元和志並謂河南無濟水惟山東定陶邱以北

之濟水猶存會汶逕鉅野

鉅野即梁山泊

又合厯城七十二泉

之樂水

樂水之源曰趵突泉凡濟南城西北諸泉合流貫城中爲大明湖而東出爲清河者皆樂水其

實卽濟水之異名也

而東出爲大小清河大清河之上游卽濟水

之上游其下游則漯水入海口也小清河爲濟水故道

濟本由此入海而後徙于漯則今日之大小清河皆謂

之濟可也胡氏則竝謂山東亦無濟水謂大小清河不

可爲陶丘滎濁之濟則是上游旣攢之不許絕河下游

復攢之不許存其故號以河南中段之淤塞而並廢其

源委吾不知其何心宜唐人有濟水不當爲瀆之議勢

又必並廢祀典而後可



釋道北條弱水黑水

問道弱水見地理志張掖刪丹縣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水經山水澤地記及酈注同之孔疏謂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屬酒泉則流沙在合黎東與經言弱水西流不合胡氏渭因謂流沙當在敦煌以西不信漢志居延之流沙者何黑水隨地可名至弱水不勝鴻毛古今書傳並未指實何水或遂臆爲枯絕或謂字取諧聲不以柔弱爲誼者何曰弱水以西逝者爲正流而東入流沙者特其餘波則流沙之不當在西

明矣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

離騷所云夕次於窮石也

說文謂之

岷山亦謂雞山卽祁連山之異名在今甘州府山丹縣

西南弱水出其山南又西逕合黎山與黑水合水經合

黎山在酒泉郡會水縣西北案會水縣在今肅州之東

北高臺縣之西北有溜賴河下游與山丹河合卽古之

合黎水今俗通名黑河蓋山丹黑河卽弱水之正流及

至合黎而會禹貢之黑水故經曰至于合黎蓋禹功所

施止道入黑水而止也至弱水說文作溺水亦取柔弱

爲義山海經注不勝鴻毛之海卽今之青海故地理志

金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則亦指

羌谷水爲弱水而西海卽青海也

西海一名鮮水羌谷水亦名鮮水青

海周七百餘里羣山繞之瀦而不流不勝鴻毛不通舟楫中有二島惟冰合時可通番夷居島者皆於冬月乘冰度海至岸儲一歲糧與外人不相往來此弱水之明證其敦煌黑河之枯絕者蓋伏流重出瀦於青海也自黃河言則謂之西海自弱黑二水言則謂之南海且其性弱其色黑實二水之尾閭是青海爲雍西之地望爲華夷大界故禹貢特取二川有至勁之黃河卽有至柔之弱水自古至今有伏流而無枯絕可息一切之諍青海並無上源凡玉關外水皆伏流潛入之故黑水弱水

皆以青海爲歸宿其弱水餘波兼潴於居延澤在合黎  
東北千餘里者與西被之流沙各爲一地而其正流自  
由合黎之黑水西逝同潴不行而伏流潛入於青海後  
世不知青海卽不勝舟楫之弱水故謂之枯絕胡氏渭  
遂反以居延爲正流而以其伏流枯絕者爲餘波別入  
敦煌以西之流沙遂排漢志居延澤爲流沙之說則豈  
經言弱水旣西者不謂其正流而反謂其餘波乎豈居  
延澤之潴於沙而不行者可不謂之入於流沙乎敦煌  
以西之流沙在玉門關外卽古之白龍堆今之沙州衛  
並枯磧無水王制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惟在居

延故耳若敦煌以西之流沙距龍門西河豈止千里而遙乎至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西海有弱水而未嘗見本疑詞非指實且中隔葱嶺非禹服所及非經義所關儒者所不道而穆大昌輩竟謂弱水雖在雍地而實於西海條支弱水貫爲一川則是水必倒流上葱嶺而西且所入亦西海而非南海孟浪之言野等齊東誕逾鄒衍何足與辯乎

問黑水三危皆在雍州僞孔傳謂過梁州而至南海則黑水無絕河源踰隴岷而入南海之理於是說者謂禹貢黑水有三一雍州黑水二梁州黑水三道川入南海

之黑水而三危亦非雍州之三危鄭注謂三危在鳥鼠  
積石之西南黑水逕滇池非中國之水說者多取潞江  
瀾滄江牂牁江以當禹貢入南海之黑水其說似善於  
解環而漢志水經皆不言及者何曰果如是說則弱黑  
二水當叙於道川之末當紀於梁州之內何反居道河  
道江之前何爲均在雍州之域考經文先弱黑次河次  
江次漢皆自北而南則知弱黑必在河源以北且皆叙  
於雍域之內則其道川之黑水卽雍域北條之水三危  
卽雍域北條之山而南海亦雍域之海也禹貢東漸於  
海其西朔南三面皆不言海是其中國惟有東海無南

西北三海明矣至聲教所訖之四海卽爾雅東夷西戎  
南蠻北狄謂之四海者也易卦兌西方之卦爲澤而不  
爲海禮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右之無海明  
矣弱水餘波入於流沙之居延澤而淮南及地記均謂  
弱水南流注於海黑水與弱貫爲一川水經注曰澤水  
逕武威縣故城東界此水流雨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  
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爲東  
海通謂之都野矣是武威卽有西海東海皆潏泊淳豬  
之名故曰北人得水皆謂之海此等小泊皆得海子之  
稱豈敦煌以西之黑水獨不可有南海乎然括地志所

稱黑水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絕三危  
山而入河考伊吾今哈密地並無南流至三危之水況  
入河與入南海無涉至杜佑謂其年遠湮涸則水之枯  
者不過如沛之斷續不常如九河之故道遷徙未有源  
流涓滴不存之事然則黑水當於三危左右求之水經  
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  
南三十里山有三峰黨河自鳴河山西流十里逕三危  
山肅州舊志曰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海是爲西極要路春秋傳曰先王居櫜  
杞於四裔故允姓之戎居於瓜州地理志杜林以爲敦  
煌郡卽古瓜州此杜林古文尙書說是敦煌戎爲三苗



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此所言南海皆青海故不言入而言通與漢書地理志之西海黑水祠若合符節是黑弱二水之在雍州青海明如星日至僞孔傳不考故籍無稽妄臆指爲梁州入南海之水後人遂釋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則禹貢何爲列於雍州之地叙於導河導山之前乎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黑水弱水出其南於是競以黑水爲梁州北徼外之水試思梁州導江自岷山近源始豈有遠越金沙江外導及荒服南溟之黑水而又叙之雍州者哉使禹貢經文言導黑水至於三危又南入於青

海則人人一覽瞭然古書簡質故但以入於南海爲詞然山水澤地記曰濁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夫言山腹則是合黎中有孔穴相通如東西濠水之比故止曰通於南海而不言入此山谷潛流通湫之明證苟必舍雍州所瀦之海而泥指大海則使禹貢當日倘書曰導黑水入於西海將逾蔥嶺而注雷鰲海乎倘曰導弱水入於北海將眞絕大漠而滙於冰海乎一字失詁千秋聚閱求諸萬里之外而失諸耳目之前未有瞽繆若斯甚者

釋道南條九江

問九江聚訟一謂在荆之上游一謂在荆之下游而東陵滙澤卽隨九江而上下若謂大江水派別爲九則一水之中沙水相間橫列十有餘條將無以容若旁計橫入之小江則所受不知當爲幾千百江古今聚訟無所折衷者何曰荊州上下游各有九江尙書今古文各主一說而洞庭及鄱湖水皆不與焉蓋九江猶九河九河爲河水之自分爲九則九江亦必一江自分爲九而非九水之入乎江故淮南子言禹鑿江而分九路朱子所謂一水間當有一洲沙水相間者是也其在上游者見

山海經而水經山水澤地記宗之此桑欽所傳尙書古

文說

此西漢其古文非馬鄭古文比

荆州隄防考言古有九穴十三口

今多淤廢其十三口乃外水之入江而非江水之泄於

外與九江無涉

如漢陽之沌口青灘口江夏之金口嘉魚之六溪口石頭口皆是水經注中更

有數十口今尤莫攷

惟九穴卽古九江蓋江自百里洲而下江分

南北北江爲沱其南江正流東至於澧者則洲渚紛岐

分爲九派曰虎渡穴章卜穴郝穴

皆在江陵

又楊林穴宋穴

調弦穴小岳穴

皆在石首

赤剝穴

在監利

皆昔時分泄江漲之

地分布江陵石首監利之間今惟江陵對岸之虎渡穴

及石首之調弦穴尙存餘盡占爲圩田計今江南岸公

安石首華容安鄉四縣皆古九江洲渚故道漢許商言九  
河自鬲津以北距大河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大江去  
澧亦二百餘里正與九河廣狹相等故水經言禹貢九  
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

下雋卽巴陵

不言在下雋之南也

洞庭

則正在南  
非北矣

山海經澧沅瀟湘之浦在九江之間不言九

江在澧沅瀟湘之間也自圩垸日興洲渚盡化民田設  
立城邑於是南岸大江距澧平陸二百餘里而禹貢大  
江至澧之文遂不可通

自松溪至巴陵江  
堤長亘六百餘里

九江亡其六

七而諸水盡鍾於洞庭於是以洞庭爲九江而水經及  
山海經皆不可通其北岸則大江別出之沱自監利夏

首受江逕沔陽州潛縣入漢謂之夏口今則北岸長隄

亦亘七百餘里夏首不復受江而東別爲沱之文亦不

可通漢志以枝江爲沱鄭注別取夏水爲沱蓋以江分於洲南北皆經流無甚賓主必別行入漢方可爲

沱耳水經注引應邵十三洲記曰江別人沔爲夏水以冬竭夏流得名案北江沱水通入潛沔故荊州貢道以

浮於江沱潛漢爲言其又東北沱漸塞南岸九江亦塞至澧以下自說大江正流

惟存虎渡一口至澧遂反以南江至澧者爲沱則下文

曰過曰至曰逕曰會豈皆承江沱言之而不及大江耶

至以九江爲洞庭無論洞庭是湖非江且入湖之水惟

沅湘資澧故洞庭在古止謂之三湘謂瀟湘沅湘資湘

其君山則謂之湘山湖口謂之湘江口見水經注國策又謂

之五渚若五口然安得有九

水經注五渚並澧水微水數之今巴陵東南微湖是

也若並上游入沅之五溪數為九水則資湘澧所受溪各有數十何獨數入沅之水耶

故欲明上

游九江之是必先闢洞庭為九江之妄洞庭之妄明而

九江故道明即古三湘七澤之說亦無不明

七澤今無一存亦為

圩田所占九江既在荊州上游則東陵當從漢志水經

注在今蘄州之東地名田家鎮兩岸石山抱江曲折有

如巫峽正當尋陽上游

水經注江水又東過下雒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刊水出

廣江郡之東陵鄉尚書過九江至於東陵者也江夏有西陵故此言東矣案下雒縣為今興國州大冶縣地其

東則為蘄州在尋陽之上游鄒注以此九江在荊州地

此為東陵則不以尋陽為九江可知界之說也至尋陽九江在廬江郡本屬揚州與禹貢荆

州九江不合然其名則見於史記

太史公曰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

書地理志

九江在廬江郡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應劭曰江至尋陽分為九派

考尋陽

北岸為廣濟黃梅歲修隄防之地占水為田在昔隄防

未設時江必自廣濟隄穿入武山連山諸湖下達黃梅

之太白張家二湖包淪縣治挾源湖咸湖涉湖以東至

宿松廣於今之江面數倍是尋陽在昔原有江分數派

之事然秦立九江郡則實仍楚都壽春之舊

兼有漢九江廬江豫

章三郡地以尋陽大江界南北之中故舉九江為郡望如治吳而名會稽治粵而名蒼梧皆距郡治百千里

蓋楚徙壽春仍命之曰郢如鄢郢郊郢陳郢之例隨地

僑置因并故都郢中之藪澤而徙之秦漢因楚於是九



江遂移於尋陽太史公登廬山觀九江蓋今文家說至王莽以豫章爲九江而尋陽他屬則九江已不在界內於是劉歆又創湖漢九水并入彭蠡爲九江之說遂以莽制傳會禹貢而鄭注用之謂九江孔殷爲山溪之水孔竅繁多岐之又岐繆之又繆故欲明禹貢則必先明尋陽九江之後起卽欲明尋陽九江亦必闢彭蠡九水之妄蓋鄱陽在昔不名彭蠡止謂之湖漢水故漢志言豫章郡鄱水餘水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俱入湖漢水爲九水東至彭澤入江水經注湖漢水會豫章總謂之贛水贛水總納十川同輳一瀆俱注彭蠡而

北入江亦猶洞庭在昔止名湘水正同一例也其時彭  
蠡澤則在湖口下游小孤山左右爲今彭澤縣對岸山  
海經贛水出聶都東山東北注江入彭澤西廬江水出  
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此皆彭澤在九江下游北岸之  
明證桑欽禹貢山水澤地記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  
此尤彭蠡在彭澤縣北岸之明證山海經贛水又北過  
彭澤縣西北入於江

漢志豫章郡彭蠡縣禹貢彭蠡在西

考今彭澤縣對

岸爲宿松望江二縣尙有泊湖章湖青草湖武昌湖等  
水又太湖縣舊有大湖小湖五湖之名皆魏晉時所謂  
大雷池也彭者盛大義蠡者旋螺義與雷音近蓋江水

至此成大螺旋語音轉展呼蠡爲雷遂以彭蠡爲大雷  
其池下抵今桐城之樅陽爲漢武南巡射蛟之處秦始  
皇亦由此浮蕪湖丹陽入震澤出中江之地惟其澤在  
北岸故曰東迤北會於匯經以彭蠡之匯專屬於漢而  
江水時迤北往會之鄭康成注所謂漢與江鬬轉成其  
澤豈有彭蠡反在江南之理豈有漢水截江而南匯爲  
湖又貫江浙而北仍自爲漢之理自楚考烈王徙都壽  
春並名尋陽爲九江故太史公有登廬山觀禹疏九江  
而禹貢荊州之水藪遂移於揚州秦漢於此置九江郡  
加以後世隄岸日興江南日狹自鄂渚自桑落州沙水

參差分爲九派之事皆不可考而九江郡之名則今古如一豈能以湖漢水爲彭蠡移江北之澤於江南而漢水東匯澤爲彭蠡之文遂不可通乎有謂古三苗之地左彭蠡右洞庭大禹未嘗深入特遣官屬巡行故紀報不實夫禹貢導山明言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而舜崩蒼梧爲巡守之地何言三苗之地乎江水東迤北會於匯亦不可通而以爲經之誤文岐繆又岐繆並非劉歆所及料歆雖以湖漢水爲彭蠡也且入鄱陽湖之水有四無九猶之洞庭也鄱江修江今卽欲仍秦漢尋陽之九江以說禹貢亦必先闢鄱陽爲彭蠡之妄方合於江水

迤北漢水東匯之文庶猶較劉歆彼善於此此九江在

荆下游之說也得氏瑤曰既從鄭氏以九江在尋陽而

北而會於鄱陽漢水截江橫尋陽九江之說雖亦尙書

過而隨為鄱陽真不值一笑尋陽九江之說雖亦尙書

今文家言凡地理志繫以禹貢者皆今文說史記本用

無關今古然較之古文之九江則於經種種不合何者

文說也前後漢地理郡國二志廬江郡九江郡并屬揚州不屬

荊州及元和志因其不合禹貢始改彭蠡以東為揚州

界尋陽九江以西為荊州界又顯辰漢志不合一漢志

廬江郡金蘭有東陵鄉是地名非縣名前志廬江十一

均無金蘭鄉注始以漢西陵為今黃岡正北岸有山瀕

為縣自是魏代所置

江之地則東陵鄉亦必北岸瀕江之山據水經東陵鄉在下雒縣以東明卽今蘄州東數十里之田家集或蓋田家磯之聲譌與道士洑爲上下游是爲長江下游第二關鎖亦爲荊州一大戶闔蓋羅田英山諸山盤亘淮南江北數百里其山北之水由光州固始出淮山南之水由蘄州出江其山自麻城羅田連延南趨至此橫插入江自酈注緣魏世金蘭縣謂東陵鄉在其西北則在今固始縣地水經注淮水導源金蘭縣西東陵鄉大蘇山至蓼縣入決水蓼縣故城在今河南固始南距江數百里中隔葭山豈有江水踰岡越嶺至固始之理亦豈有固始水南通大江之理耶後世置縣多非古地且往

往一縣兼兩三縣之地如魏世嶧家縣距漢世龍西之嶧家數百里華容古在江北今在江南夏口古在漢陽今在武昌九江郡秦治壽春王莽時治至胡氏謂謬謂南昌丹陽郡秦治蕪湖後世治丹徒

漢東陵鄉南值黃梅豈知江漢自過蕪以後豁然浩瀚其北岸豈有橫插入江關鎖結束之岡陵謂在廣濟且不可況黃梅耶是東陵實今蕪州東廣濟西距尋陽九江上游不應尋陽九江反在東陵之上且導山導川凡言至於某者皆相去千里數百里北過泝水至於大陸漢人或謂千里從無書過書至同在一處豈有九江東陵同在尋陽左右之事不合二鄭氏既用劉歆湖漢九水之說而又以東逆者為南江江分於彭蠡為三孔入海

則北會於匯勢必指中江所匯之震澤然震澤實在中江之東南何言北會不合三是故今文家尋陽九江之說雖係一江自分爲九差勝於洞庭彭蠡而尙不及山經水經之荊州九江上符禹貢以是知考古之事據唐宋不如據兩漢據兩漢又不如據周秦也



釋道南條三江

問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古今聚訟不出三科一則別於

其源謂北江中江南江至彭蠡合為一而入海是始分

而終合鄭元云此說者亦有一正二旁一則徐堅初學記引

岷山房其中為中江云云本與江至彭蠡分三孔入海

者聯為一條與蘇軾味別之說風馬牛不相及乃胡渭

諸人皆以鄭說為蘇說實為大繆其旁說有二一則盛

宏之荆川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至

尋陽分為九道東會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

徐州名為北江徐浩說文注宗之則是同一大江特以

上流中流下流三次異名與揚何涉與彭蠡以下入海

之三江何涉甚則郭璞山海經注汶山郡有岷山大江

所出岷山北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此釋海內東經大

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本不言禹貢

而楊慎據之謂求三江於下流不求尋之上游三江同

源於蜀而注震澤則是梁州之水越荆而紀之揚至謂

同注震澤淵不足一則別之其流謂江白彭蠡下分爲

三道北岷江中松江南漸江以各入海是本台而末分

爲此說者亦有一正二旁正說者班固地理志桑欽水經及書疏引鄭康成注酈氏引郭璞注及周禮賈公彥疏皆漢時今古文師說是也其旁說者一則不得地志之本意如胡渭誣班氏以中江盡於震澤而其下游松江別爲南江不知班氏言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正謂禹貢之南江也一則不得水經之本意如酈注見桑欽言南江北江不言中江因謂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其南出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是又以中江爲南江之支流且以浙江爲南江則誤漸爲浙而全祖望諸人以錢唐江爲浙江卽南江者所本也更與震澤無涉若孔疏巾偽孔傳言三江至彭蠡後分流共入震澤出澤復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海水道譬如蓋一則更別諸震澤之下流謂自震澤出爲松無誤焉

江東江婁江皆在中江北江之外故旣入底定其文相

連為此說者亦有正有旁廣圖揚州賦注陸探文引吳

三江無涉故鄭注孔疏皆不取其說謂城方揚州宜舉

大川不應舍岷江而記小水至史記正義始以解夏本

紀而南宋蔡沈諸人並從之虛譚水利無關經義一則

國語吳越爭三江五湖之利章昭注以為吳松江浙江

浦陽江亦皆在大江之外全氏祖望又以岷江松江錢

唐江為三大望而中江北江則仍止為一江均與禹貢

經文是三科者北宋時禹迹已湮班鄭不講而孔傳又

難依違於是咸信異源同流之義自北宋蘇氏書南宋

後承吳越財賦之區中江堰斷之後則咸主震澤下流

三江之云自蔡傳以後皆本邦章國朝講明經學師法

始知執後世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後世所行大河

以求九河於是信地志水經所述禹迹謂江分於彭蠡

爲三孔東入海者蓋今古文師說近古得實

顧氏炎武金氏榜錢

氏唐姚氏龍阮氏元

然尚有可疑三焉下游以震澤底

定爲主則惟中江易明南江次之而北江不可通上游以江分三道於彭蠡爲主則惟北江易明中江次之而南江分流了無其迹乃班志桑經並言之鄭元郭璞賈公彥述之者何曰說經必以經文爲主禹貢岷山導江東爲中江入於海導漢東爲北江入於海則並南江爲三道入海可知地理志申其說曰北江在毗陵北東入海揚州川

毗陵兼今武進江陰地

此言北江爲岷江也中江爲丹

陽蕪湖西南

今縣屬太平府

東至陽羨

今宜興

入海揚州川此言

中江爲松江也分江水自丹陽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首受江

東至餘姚入海今會稽山陰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又云南江

在會稽吳縣南今長洲常熟吳江地東入海揚州川此言南江爲

漸江也是爲鄭注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及東迤

者爲南江之所本亦爲賈公彥九江至尋陽南合爲一

東行至陽羨復分三道入海之所本亦爲郭璞三江爲

岷江松江浙江及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入海爲浙江

之所本世人惟知北江爲大江經流而莫知中江南江

古爲大江之分流者以由蕪湖至陽羨之中江自南唐

築五堰蓄水濟運而流始狹自明始築東壩於高淳之

胥溪偪宣歙廣德州諸水盡西出蕪湖大江而東流遂  
絕惟溧水一支尙逕荆溪以達於太湖即永陽江自是三吳  
水患少息而中江上游之故道漸不可尋胡氏渭不知  
漢志所言至陽羨入海者明由震澤以入海顧謂中江  
止於震澤而以吳松爲南江之下游則志曷不言中江  
入澤入湖而直言入海乎史記河渠書吳通渠三江五  
湖正以胥溪爲春秋吳楚舟師要道闔廬所闢實因禹  
迹不知中江卽今蕪湖之縣河高渚之胥溪溧陽之永  
陽江宜興之荆溪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宣歙金  
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達荆溪震澤宋單錡建議言修

五堰則蘇常之水可十去七八則當洪水時其浩瀚更可知故墨子言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此禹導淮入洪湖道中江入太湖之明徵吳人所開因禹舊迹疏而廣之並非憑空開鑿是中江南江同以蕪湖胥溪注震澤爲東迤會匯之證鄭言東迤者爲南江不須別覓源流蓋中江以大江爲源而南江又以中江震澤爲源也乃漢志別有分江水過吳縣南至會姚入海者水經注指爲禹貢之南江謂江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此叙南江原委然分江水由貴

池蕪湖倒流入江無與震澤中隔萬山無繞避震澤而  
至海之理惟南江下游之逕湖州餘杭至海甯入海者  
水經注漸水篇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下注浙江浙  
江又東逕禦兒鄉浙江又東逕柴辟南阮氏元曰此條  
可爲南江卽漸江之證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  
姚入海通名漸江非浙江之證胡氏渭力辨鄭注之失  
抑未之思也南江自以震澤爲源不必藉分江水爲源  
震澤受甯國廣德湖州之水非盡中江荆溪之水荆溪  
故道五堰匯於震澤由吳松江婁江卽劉河口黃浦江凡松  
江以北錢塘江以南受廣德州湖州萬山之水由嘉興



杭州海門入海者是爲甬江以其水平濶納潮不當急  
駛故謂之平江路此甬江名漸江之明證與錢塘江之  
潮水逆流曲折而上名浙江者判然各異浙江由常至  
山發源與震澤無涉惟下游潞甯海門一河之處會合  
爲一故說文浙及漢志及水經注均言江水至會稽餘  
姚入海此指漸浙二江相會處言之非指其上游以南  
之漸江爲浙江也自北魏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捍  
潮於是海潮不至震澤震澤下海口不會於錢塘江而  
漢志鄭注之言漸浙會同者亦皆莫審其實駁駁并三  
江爲一江皆由揚子下海而震澤底定之言亦無所屬

曾亦思范蠡曰吳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言吳越之地  
三江環之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  
湖之中是皆可謂三江卽是一江否耶吳與越爭戰可  
謂不在南江而在北江否耶秦本紀始皇東游自雲夢  
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塘渡浙江上會稽秦丹陽郡爲治在今太平府當  
望縣其地西有今湖州甯國二府東有江甯徽州湖州杭州山陰內地是由蕪湖浮漂水  
出震澤而渡浙江尤中江南江古道之明證中江與北  
江分於彭蠡下游而南江中江則分於震澤南江無上  
源卽以震澤爲上源職方國語皆謂震澤爲五湖猶洞庭之爲五渚皆以所受五水口得名中江爲荆溪口左則常州源湖之水由無錫入湖右則廣德州南溪合溪之水由長興入湖若溪之水由烏

程入湖南江爲震澤所分非中江所分今分江水故蹟  
既無可尋則今日譚南江不如直以震澤爲源之愈也  
震澤以潮水震蕩得名苟南江之水不沛然東注則力  
不能敵海潮必至由嘉興直抵太湖沙岸圯爲巨浸平  
壤漲爲斥鹵震澤其尙能底定乎苟北江之水尾閭不  
泄則大江泛溢必且由蕪湖挾宣歙金陵諸水貫胥溇  
荆溪以入太湖非吳松一江所能受而浙西且淪爲巨  
壑震澤其能底定乎論衡釋江漢朝宗於海爲潮水說文  
及虞翻云潮發海中之時濤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  
易注同淺狹水激沸起始騰爲濤云云故後世築五堰以遏中  
江之下游不使入震澤築嘉興海塘以遏南江之下游

不使倒瀾震澤觀後人遏江保澤之迹益徵禹導三江  
關震澤之利害故墨子言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  
五湖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苟無中江水則江漢何由  
注之於各湖苟南江非由太湖入海之浙江則禹但能  
利荆楚何由利越南夷之民乎書言江漢朝宗於海孟  
子言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苟如後世漢水入江  
距海尙遠安得云朝宗於海孟子亦安得舉江淮河漢  
而不及濟水平苟子言禹通十二渚疏三江與禹疏九  
河同功一治河之委一治江之委水不兩行久必淤廢  
苟執今之松浙上游無通江之源何異疑九河故道非

禹迹乎若謂漢志於中江南江北江皆不繫以禹貢是職方之三江非禹貢之三江豈知班志正以職方證禹貢故三著其爲揚州川正所謂考迹山川綴以禹貢周官者也今不以三代職方證禹貢反以後世臆說證禹貢乎人知今日之河不可以言禹河而不知今日之江不可以言禹貢之江黃宗羲王鳴盛錢坫全祖望皆號通儒乃其所說皆不出以岷江松江錢塘爲三大望之說至胡渭則更傳會鄭氏以自張漢幟而實與蘇氏之說無以異且謂鄭氏之說非班志之說不學無識真不足辨若三江合流入海則何不用導河之例書曰又東

播爲九江同爲一江入於海乎至鄭氏謂左合漢爲北

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

初學記孔安國鄭康成說

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

兼明書引

此二條本一條先言

其上游次言其下游但初學記參合鄭孔爲說竊意鄭

注原文當云左合湖漢水爲南江右合沔漢水爲北江

蓋古時彭蠡非鄱陽止謂之湖漢水若鄭君以彭蠡爲

南江則不當云江分於彭蠡爲三孔矣經不當以彭蠡

爲漢之所匯矣豈彭蠡旣爲北江之委又爲南江之源

耶南江不見於經猶西漢水以對東漢水得名則湖漢

水亦必以對沔漢水得名姚氏雍阮氏元言三江皆主

漢志及鄭注惟疑初學記所引前半條爲誤江氏聲孫氏星衍始知其同條其貫源更校正右合彭齋字爲湖漢水以申經文及今古文之誼

釋道南條漢水

問禹貢除四瀆入海外其小水源委皆入大水而止如  
渭洛入河卽不復爲渭洛獨道漢至於大別南入於江  
則江漢已合流矣又稱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  
海若江自江漢自漢終始別行者何彭蠡在大江南漢  
在江北乃能匯之者何宋儒謂果如禹貢經文則漢水  
入江後當別有一洲界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今無之  
因疑末二句爲衍文並謂三苗之地禹未親入遣官屬  
巡行誤報者何曰此皆由誤以大別在江濱爲今漢陽  
府之翼際山全漢由此入江其南入之漢水卽東匯之



漢水又誤以禹時之江漢卽今日合流之江漢中無洲渚又誤以彭蠡爲鄱陽湖在江南不在江北是以重紕疊繆遂至以聖經爲不可信請一一疏通證明以廓千載之訛漢水自襄陽安陸而下至潛江分爲二其南流逕沔陽諸湖分出青灘口沌口所謂南入於江者也其東流者逕天門漢川二縣而至漢口所謂東匯者也其南流之漢與江合其東流之漢古時尙未與江合何者水經注言江水東逕鸚鵡洲南有江水右逕謂之驛渚三月以末下通樊口水又曰鄢縣北江水右得樊口上自谷里袁口受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餘里此占

時江水支分之第一證

鄖縣即黃岡縣

蓋鸚鵡洲據漢口之土

游而樊口值黃州之東南禹時漢口以下兩岸皆湖而

江心爲洲斷續長數百里江水自鸚鵡洲右迤出樊

口夾青山在中

武昌南岸小坡迤迤俗名青山西東長百餘里又鸚鵡洲舊與漢口鎮相連明崇

禎間始爲水衝斷無存

青山南有賽湖梁子湖首尾皆與相通此

禹時江水所行也江北岸尤衍平漢口自後湖下通潯

口陽羅各湖以東至黃岡皆在鸚鵡洲之北此禹時漢

水所行也至蘄州兩岸忽峽束而江漢始一合過蘄而

廣濟黃梅爲古尋陽地江復出東陵峽後奔放於漲分

成數派故秦漢時亦號九江陸氏釋文引尋陽記曰九

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參差隨水長短或  
百里或五十里此又自鄂渚至尋陽江中洲渚連綿江  
漢仍未全會之第二證鄂陵鄂渚皆謂黃岡胡渭曰終  
桑落洲在今九江府東北大江中鄂陵今武昌縣界  
有崢嶸洲蘆洲揚葉洲舊志云江入縣境播爲三江過  
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崢嶸洲過磧磯至大洲爲三江口  
又案水經注江水東逕軹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中五  
洲相接卽今蘄水縣界也又寰宇記歐江五阜洲在黃  
梅縣南五十里縣東北有尋陽故城桑落洲在九江府  
東北尋陽記曰桑落洲在宿松縣東南九十里與尋陽  
分中流江水自鄂陵派而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  
又爲武林洲卽桑落洲之尾也可考者惟此而已唐藝  
文志有九江新舊錄三卷今佚不存在當時沙水相間  
自必實有其形然既云參差長短則非  
九派相非亦非至尋陽截然卽止也  
直至德化之桑  
落洲而後洲渚始畧斷江漢始大會匯成彭蠡鄭注所

謂漢與江剛轉東成其澤其地在今彭澤縣北岸宿松  
望江太湖各縣之地凡泊湖章湖青草武昌諸湖自皖  
江以上至今爲江漲所泛濫古謂之大雷池者其皆古  
彭蠡所匯歟晉人守江者曰毋過雷池一步亦以此爲上下江之扼要也南岸小孤  
山北岸彭郎磯彭郎卽彭蠡之音譌是彭蠡至今屬彭  
澤縣所轄北岸之地蠡者旋螺義彭者盛大義言水大  
回旋如螺其後大螺譌大雷亦卽彭蠡之音譌以在北  
岸知爲漢水之所匯故不言過不言會而言爲者猶濟  
之溢爲滎江之別爲沱河之播爲九河同爲逆河皆水  
之自爲而非此水過彼水會彼水之謂也若江以南之

鄱陽則江漢但過之而已可言匯之爲之乎漢九江郡本治江北之尋陽後世始徙治江南之柴桑是古時尋陽九江均在江北江勢自尋陽以東折轉趨北故言東迤北會於匯猶言北會於漢漢爲北江匯於北岸而中江迤北往會之若鄱陽在大江之南江方當南會之何反會於北乎至下游而桑落洲之尾斷者復連如采石磯大江洲中有陳家洲隔爲二於是江漢復分行蕪湖一由東壩出震澤一東下爲揚子江故鄭注言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今日洲渚變遷非復禹貢之舊而由池洲下至蕪湖江面皆闊三十餘里又有楊家洲黃

天蕩白鷺洲皆江水岐分與采石磯之江洲相仿蓋古  
時各洲在蕪湖以上今時在蕪湖以下東漲則西坍凡  
古時截江逕渡者今則各隔長洲亘百餘里滄桑變易  
故江至采石以下南北分流南卽夾江與禹貢之漢陽  
尋陽事同一轍古時江分於蕪湖以上故北江行北中  
江行江南而中江由蕪湖以入震澤是上游北岸彭蠡  
爲江漢所共匯又爲江漢所從分若彭蠡爲鄱陽在江  
之右隔以廬山湖可入江江不入湖可言江漢分於鄱  
陽乎水經注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與  
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

諸縣南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江漢始終各自分行其舊跡見於秦漢魏晉者如彼經言江漢朝宗於海又曰東爲北江入於海東爲中江入於海其炳諸經者又如此昭昭乎經天緯地之不可殫自後世與水爭地隄岸日增江面日狹洲渚日少鸕鷀洲著名自古自鄂渚自桑落洲沙水相間爲尋陽九派者蕩然無存於是江漢合於上游不得復分二水而經之受疑者一尋陽彭澤北岸諸湖盡化爲田不通於江於是諸水盡鍾鄱陽遂以鄱陽爲彭蠡且以彭蠡爲九江而經之受誣者二五堰築而中江不通於震澤海

塘築而南江不達於浙濱獨有北江爲正流安得專屬  
漢水於是三江又合爲一而經之受証者三漢水自潛  
江縣以下始分二道入江則大別自當在潛江以上當  
漢水之東北今天門縣城東南有大別山土名大月山  
其西有二小山當有一是小別漢志六安國安豐之大別之當在安陸東南徵諸漢志適得反證而天門正當  
安陸之橫尾山又是漢非淮說者謂傳寫之互易是大  
安陸之東南其大月山亦見府志蓋山勢至此而盡漢水至此而分又  
距內方山不遠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回入  
江鄭注每用地說必西可見漢水在大別之西大別在  
漢古書孔傳亦用之漢水之東故春秋吳楚夾漢楚師濟漢而陳自小別至



於大別若如今漢陽翼際山在漢西則東行之漢水何

由觶陂南回且楚郢西來之師已濟東岸與大別山隔

水安得反依西岸之山況吳師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

夾漢杜注豫章漢東北地名則吳師不由江而由淮或云在今六安州然無據

自息縣登岸踰義陽三關至安陸漢水東岸而楚師自

郢東出禦之則當先在荊門州地與吳師夾漢故楚司

馬戍欲子常阻水勿戰而自悉方城外之兵往焚其

淮上之舟并塞三關城口之險斷其歸路而後來攻以

敗之義陽三關即左傳之大隧直轅冥阨也在信陽州之南應山之北自淮至漢行山谷中二百餘里必

次第歷三關若如今之大別南瀕大江則吳師已距淮

方出城口

千里安用焚舟塞隧之迂圖而禹貢南入東匯之文更不可通其誣經者四爾雅水自江出曰沱漢別曰潛今潛江縣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沱河又曰白沱河皆取別行似沱非必伏流潛出故荊州貢道浮沱入潛浮潛入漢是南入者爲潛東匯者爲漢自後人專以全漢在翼際山入江其上游更無分注於是荊州更無潛水可指其誣經者五去此五誣則知潛自潛漢自漢分道入江江自江漢自漢分夾洲渚而東復分道入海彭蠡自彭蠡大別自大別非今南岸之鄱陽與下游西岸之翼際山而知禹貢之江漢迥不同於後世之江漢而凡執今

日之水道者皆不可以治禹貢

正道入淤其水舊分二道一入後湖夏秋水漲游船偶

至惟北河乃其經流夏漲時舟至後湖達瀟湘河應馬

河以入江鳥程范鎔漢口叢談曰漢口鎮在前代一蘆

洲耳即古之鸚鵡洲明時尚未有民居漢水由後湖出

江米運其前面也迨成化間漢自上游衝開而後河遂

淤然前後兩水並行尚可為泊舟之所後又衝改而漢

口遂盛甲於天下又隄防考曰漢陽之水舊從排沙口

至郭師口曲折繞抱凡四十餘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

忽於排沙口衝開經通郭師口僅長十里而故道遂淤

崇禎末又將鸚鵡洲衝斷漸次坍塌無存源案江漢變

遷之蹟以上游證之荆州枝江百里洲古建縣治明嘉

靖末衝斷為二再以下游證之揚子江舊濶四十里瓜

州本在江心今洲與揚子橋相連江而僅七八里矣靖

江縣治江洲大江分繞其南北故縣為常州明末潮沙

湧積北江竟成平陸遂與揚州泰興接壤矣黃天蕩舊

廣數十里為大江巨險今則中亘大洲多有田廬占江

面三分之二一葦可航矣江乘即今龍潭舊為六朝津

渡今盡化洲田去江二十餘里矣以此推之則昔日江

漢分流之處其鵲鵲洲亦如瓜洲靖江之舊亘江中表  
長百十里江水分流其南北與今日黃天蕩之白鷺洲  
相似而今之漢口鎮市舊有連鵲洲蘆葦一片豈  
如今日之北岸烟火萬家哉抑今日之江面且不可以  
諱昔日之承洲靖江黃天蕩沉以譚而貢之九江三  
乎又考漢陽府志大江環抱鄂城其自沌口過城南經  
爲陽湖諸湖接太白湖由沌口入江一支自沔陽播爲  
黃蓬湖山新灘入江一支自孝感感之石潭河至黃波河  
口出江此皆漢水潞匯江水別出之茫江弱則下流歸  
江江盛則逆漲而入於各港皆今日江漢互相灌注之  
勢也案此可爲古時漢游上游分支入江下游經流並  
未入江之明證

釋道南條漾河

問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地理志有東西二漢一出隴氏  
道卽禹貢之漾謂之東漢水至荊州入江一出隴西西  
縣卽禹貢之潛今嘉陵江謂之西漢水在梁州入江是  
嶓冢山跨二縣分出二源皆在今秦州之地水經注華  
陽國志並因之後世求東漢上源于隴西而不得惟據  
河水出今漢中府之寧羌本漢沔陽縣地後魏于此置嶓冢縣以爲東漢  
正源距隴西嶓冢三四百里魏隋二志通典元和志並同且謂禹貢  
岷嶓旣藝屬梁不盛雍且斥漢志隴西嶓冢之誤然沔  
旣爲漢之王原禹貢何止言導漾爲漢反不及沔者何

曰東西兩漢始異中合而末復分後人致誤有二一則不知其中曾合流必欲于西漢外別求一獨流至沔之

水遂疑上源之枯絕二則不知縣谷之潛水即廣元龍洞也杜甫

詩縣谷原通漢為漾水正流會沔之道而以爲沔水支分入潛

之道遂疑漾沔之不相通請一一疏通而證明之水經

注沔水籍引山海經漢出鮒鰕山鮒鰕即蟠冢同聲假借又東北

流得獻水口是水南至關城台西漢水東北合沮口同

為漢水之源關城即陽平關在今沔縣西北又曰通谷水上承漾水西

南流入西漢水胡湘曰唐分縣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在今寧羗州之金牛驛有通溪上承

漾水即獻水口也是即漾源與西漢合流及至沮口別行會沔

之明證

水經注汚水

嘉定錢氏站于乾隆間曾奉檄秦

隴親至岷冢知有東西二源東源曰黑谷水可當漾水

然無解于酈氏黑谷水入濁水濁水入西漢水之說則

但稱山坂糾錯二水互通究未明指漾汚相接之地以

釋衆惑蓋錢氏僅至其上游而未沿其下游考漾汚相

通在廣元之龍洞郭璞爾雅注史記正義

今廣元縣隋改曰墊江即

也鄭康成書注縣谷大石穴西南潛出者皆以爲汚

之入潛不言潛之入汚惟華陽國志西源出隴西岷冢

山會白水迎葭萌入漢

漢葭萌今廣元地

與水經注漾水合西

漢水東北行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皆可爲潛水會汚

之實據蓋漾者泉始出山之名漾水出岷冢行成縣山中百餘里至沔陽西界卽與西漢水合流逕陽平關朝天關之西凡二百里至廣元始分流潛行會沔故西漢上游卽東漢之上游正猶漾旣會沔之後沔水下游卽東漢之下游長于西漢水一倍予嘗仲秋之月經朝天驛至龍門山石穴高數丈水聲浩浩出洞東北流入沔所謂第三洞也詢之士人言水從最北第一洞通嘉陵江江伏流數十里經第二洞至此出口然此偶值嘉陵江暴漲故水東出若水落時則仍西南流入洞注嘉陵江余始悟山谷互受之水彼漲此落東西無定漾沔相通



端在于此故古今以西口爲第一洞而東口爲第三洞則首尾秩然可見焉貢時水本從第一洞入口至第三洞出口若如後世水勢何反名入口爲第三洞出口爲第一洞首尾倒置乎洪水時西漢之水本高于東漢漾可注沔沔不能注漾蓋地勢西高東下源流西短東長故二水互受潛通而漾獨專其源委西漢爲漾之別不爲沔之別也況古今陵谷遷變夷水受魚復大江爲荊州之沱戰國時舟師繞此避峽山之險今則淺塞不通于江褒斜二水支灌于彭嶺爲自沔入渭之貢道自漢世已湍急不可行舟湖南辰州之大西山豫章之龍虎

山閭之武夷山岸壁至今留有木柱桔槔白竈牀等物  
高二三丈舟中仰望峭壁無階朱子謂上古巢居遺迹  
蓋上古山谷未開高于後世二三丈及後世泥沙漸去  
僅存巢穴遂指爲仙跡此尤古今岸谷變遷河底日深  
之明證至若邗溝之水昔自江高于淮今則淮高于江  
是以從北至南變派流爲順流尤潛沔今昔異形之切  
證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淮受江水  
江不受淮又李翱南來錄從高郵派流百里而至廣  
陵是唐時尚潛江沔陽之地漢水由此入江江沱亦由  
江高淮下此入漢是江之沱卽漢之潛枝分互受尙無主客況漾  
沔山谷灌輸之水漲落無恒乎或曰漾水旣由西漢分

流潛行會沔則何不名東漢爲潛而反以潛名西漢曰  
西漢名潛據水經地志皆以下游受巴郡岩渠水之故  
卽今之渠河至合州入嘉陵江者酈注指爲入西漢之  
潛水是潛在下游與東漢上源無涉況爾雅水出江爲  
沱漢別爲潛不言伏而復出爲潛也西漢旣從漾水分  
出別行正合爾雅故荊州亦有沱潛止以出漢入江得  
名豈荊州亦有潛穴伏流之水耶又考禹貢諸水皆始  
終一名惟濟水則又名沆名熒且絕河而不混于河漢  
水則又名漾名沔名滄浪之水且入江而不混于江非  
以二水伏見不常異于他水乎夫如是然後可以知漾

汚之本通可以知岷冢之無二可以知東西漢之皆可  
名潛水 問漢水又東爲滄浪之水地說謂水出荆山  
鄭注謂是夏水酈氏皆斥之謂經不言過而言爲者明  
非他水決入蓋漢汚以下通稱滄浪惟是無端變名而  
特書于經者何曰滄浪乃襄字之反切猶不聿之謂筆  
楚人至今概呼漢水曰襄水卽滄浪之水耳樂史曰荆  
楚之地凡水冒陵阜而過者皆呼爲襄本無定地故陸  
澄之地記曰襄陽無襄水也案襄取懷襄之誼漢水善  
潰決歲歲災潦旣曰襄陽無襄水則襄陽猶漢陽沔陽  
皆潁經流大潰隨地異名非關外水故酈注言纏絡鄢

郢地連紀郡皆滄浪之水非秦漢以來所謂襄水而何

釋道南條淮水

問淮爲四瀆古不相通故貢道必沿江海以達淮泗其  
溝通江淮自吳夫差始孟子乃言禹排淮泗達之江以  
邢構爲禹迹者何墨子言昔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  
之五湖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是不獨明言淮有通江  
之道且明言中江入震澤之道或據泗州志載洪澤湖  
以南有禹王河自盱眙之聖人山分受淮水逕天長下  
江沈括以爲禹時泄淮故道宋熙寧中嘗遣使求之明  
代及本朝屢議疏通未果禹時江淮既有相通之道乃  
貢道必沿江海而達淮泗者何曰禹王河通江之道予

嘗躬勘并無其跡須由盱眙天長六合平地開河三百餘里鑿岡掘陵有深六七八丈者勞費無算而泄漲難期絕無可因之勢不知何人爲此鑿空之誕說蓋盱眙老子山爲禹治淮水鎖支吾祁水怪之處故有聖人山之名後人遂展轉傳會爲禹王河豈知百聞不如一見乎故禹貢舟道必由江沿海以沂淮而後至泗口以入泗泗口一名清口今爲黃河所奪蓋江淮二海口相去祇五六百里沿岸而行無風濤巨險此後世海道行舟之所祖且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則吳之邗溝亦但引江入淮而非引淮注江其時地勢江高淮下所掘未若

隋世之深廣故止通運道不勝戰艦左傳公會吳伐齊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乃還國語黃池之  
役越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使邾溝可通則餘皇戈船  
曷不由江以入淮而必遶海道以沂淮乎不寧惟是卽  
唐時高郵至廣陵百餘里尙須沂流而上見于李翱南  
來錄其時邗江之水尙南高北下淮受江江又受淮何  
況春秋戰國故知夫差告周所謂余沿江沂淮者卽揚  
州沿于江海之貫道若吳語夫差起師北征爲深溝于  
商魯之間北屬之沂南屬之濟者此則自淮通濟之道  
與自江通淮本屬二事烏得傳會爲黃池舟師所行乎



春秋吳越江舟尚不入淮更何問禹迹乎然則墨子所謂江漢淮汝注之五湖者自兼洪澤湖高寶湖太湖而言之合彭蠡巢湖而爲五惟嘉定錢詹事大昕曰孟子所言排淮泗注之江者古時射陽湖以下之海通可謂之江斷無江淮上游可通之理也斯通儒之論歟

# 釋江源

問江有三源最遠爲繩水一名黑水卽金沙江次爲若水卽鴉龍江又次爲岷江凡水以最遠爲正源而禹貢叙江源舍遠取近者何曰禹貢華陽黑水爲梁州以黑水爲梁州南界蓋金沙江名麗名瀘皆取驪盧黑義爲入滇必由之道卽諸葛亮五月所渡之瀘是禹貢非不言及黑水之源也

此水出金沙故曰金生麗水

山海經南海之內黑

水青水之間有水名若水卽黃帝次子昌意降居若水之地西介金沙江東介青衣江故曰黑水青水之間其上源曰鴉龍江中游曰打冲河最後會金沙江始名瀘

水故漢志言若水入繩自以金沙江爲正源金沙江出  
西藏未入雲南以前已行二千餘里及經雲南之麗江水  
定武定三府至四川境始會若水又經東川馬湖叙州  
三府始會岷江距發源已四千餘里受大水小水無數  
較岷山遠逾一倍且若水已爲昌意所居不得謂非內  
地然禹貢但以爲梁州之界而導江不及者瀘水以上  
瘴重難入湍石無可施功而岷江古號沫水于成都利  
害最切故導江自岷始非卽以岷爲江源猶河非以積  
石爲源也知金沙爲江之正源則知河出葱嶺之東江  
出葱嶺之南同源于崑崙

崑崙卽葱嶺也

非河源長江源短矣

然金沙江爲滇蜀要道鉅石互塞不通舟楫實不可強施疏鑿乾隆二年四月據大學士鄂爾泰之奏諭雲貴總督尹繼善巡撫張允隨委員察勘俱言江通四川瀘州爲運銅運餉所必由除東川以上無計行舟不必勘估外自東川小江口起至四川屏山縣之新開灘止計千三百二十里又自小江口至湯丹廠百五十里雖崎嶇險阻要皆人力可施化險爲平以利行旅自乾隆四年興工至十三年惟此江上游吳公嶺等十五灘水勢尤險議從陸轉搬過北岸再下船雖奏請開濬旋不成而中止乃師氏範作滇繫于此江再三言之鑿鑿謂滇

銅運京歲費距萬若開通此江可省陸運夫馬費之半  
即可抵工程之用功不在禹下豈知金沙江之不可通  
運猶底柱三門之不可通漕且亂石礧礧有百倍此者  
謂禹功所施不如書生坐論乎

釋雲夢

問史記索隱本作雲土夢

索隱注曰雲上夢二澤名

又引韋昭漢書

音義亦作雲土

韋昭曰雲土今為縣屬江夏地是史漢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地也

是史漢

舊本皆以雲土夢為澤名蓋西漢今古文所同自顏師

古後始用偽孔之本以改史漢而訓為雲夢之土

段氏王裁

古文尚書撰異

宋儒因分江北為雲江南為夢近儒段氏王裁

亦以雲夢為馬鄭古本而唐石經雲土夢為俗本甚且

以雲夢為古文雲土夢為今文者何曰段氏校史漢孔

傳本異同甚核惟于尚書經師家瀟不明專據馬鄭本

為真古文因以史記之不同馬鄭者皆武斷為今文此

條知史記作雲土夢同于漢書則肌度馬鄭本當不同  
于史記而同于僞孔遂以作雲夢者爲古文重紕地繆  
乖違經義何者雲土澤名卽地理志江夏之雲杜亦卽  
楚語之雲連徒洲皆同聲假借單言之曰雲長言之曰  
雲土又長言之曰雲連徒洲猶山之名醫無閭名華不  
注鼓之名昭餘祁也若以雲夢爲古文本而望文立義  
以土爲高邱且或曰雲地惟方見土而夢地則已堪耕  
作以是爲地勢之高下水落之先後

王氏炎蔡氏阮王  
氏鳴盛說並同

豈有江南之卑濕反高于江北之郢隨乎其繆一段氏  
謂必加土于作又之上者大壁大陸雲夢震澤居爾雅

十數之四皆地兼水土故大壑既瀦震澤底定皆自水  
言而土治在其中大陸旣作雲土夢作又皆自土言而  
水治在其中然則大陸又何以不言土古者藪澤所占  
極廣皆瀦于夏秋涸于冬春不與水爭地故宋楚田于  
孟諸魏獻田于大陸衛狄戰于滎澤鄭楚田于江南之  
夢其事皆在冬春安得雲夢獨土而他澤不土乎於經  
不詞于例自亂其繆二書傳雲夢互稱雲可兼夢夢亦  
可兼雲從無江南江北之別左氏傳楚子與鄭伯田于  
江南之夢蓋對江北之夢而言邲夫人生子文使棄諸  
夢中邲子田見之邲都今江北安陸縣豈有涉五百里



而棄諸江南而田諸江南是跨江南北皆謂之夢又吳

師入郢楚子涉睢濟江

睢卽沮水也涉睢是西奔濟江乃南渡

入于雲中

盜攻之遂奔郢又奔隨蓋吳師循江北岸而西故昭王  
奔郢西走自睢渡江而南東至雲中遇盜始復奔江北  
之郢隨是江南亦可謂雲今以土爲水土遂分雲與夢  
爲二又分江北爲雲江南爲夢王氏鳴盛至謂郢在江  
南楚子自郢濟江而北又謂禹貢分紀雲夢其時尚未  
爲澤邠夫人諱其生子故使人打漿渡江而奔諸夢地  
是則禹貢春秋水地易位職方爾雅藪澤迷方一字亡  
羊干岐觸霧其繆三漢志南郡之華容

今江南石首江北監利皆其地

江夏郡之編縣西陵皆有雲夢

編縣今荆門州西陵今黃岡麻城皆在江西北

水經江夏水逕監利縣南縣上卑下澤多陂陀西南自

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

雲杜今京山縣州陵今沔陽州池

陽今漢陽縣

是則苞川亘隰水草沮洳方八九百里其時未

有洞庭故名不見于禹貢皆以是藪爲金木竹箭羽毛

齒革麟介之所匯焉自作又以來陵谷代遷墾田瀾陸

雲夢日失其舊而諸水並鍾于洞庭于是五湖五渚始

見于國策楚詞遂以後世洞庭說禹貢之九江而不知

置雲夢于何地況他澤不言十而夢澤獨言土幾疑古

時雲夢之外別有洞庭其終四至僞孔傳以雲夢爲江

南之澤益無譏焉

釋禹錫元圭

問元圭之錫史記夏本紀曰帝乃錫禹元圭告成功于天下此古文家說未見其爲天錫而漢武梁祠堂石刻許瑞圖云元圭水泉疏通四海會同則至又御覽皇天部引尙書旋機鈴曰禹闢龍門導積石元圭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錫佩是則今文家說以元圭爲上帝之錫矣考禹號曰文命堯典受命文祖先儒說文祖爲明堂祀五帝之所則文命卽天命矣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是河中龍馬所負之圖尙爾天錫何元圭之不可錫乎惟有是天命故能鼎鑄神姦役使童律鎖支祔于

淮中鎮息壤于江許夫是之謂神禹

漢書地理志載禹貢今古文異同 附錄

京兆尹華陰太華山在南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褒德

禹貢北條荆山在南洛水東南右扶風鄠北龍門山在北褒德

入渭按洛水即禹貢漆沮水也右扶風鄠北過上林苑

入美陽禹貢岐山汧吳山在西武功大豈山古文以

文以為敦物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新安水在東

皆在縣東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新安水在東

南入上雒禹貢雒水出蒙嶺山在東北河東郡蒲反雷首

而獲澤禹貢析城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沆沆水所出東

又東至瑗在霍太山北屈禹貢壺口上黨郡長子鹿谷

槐入海在霍太山北屈禹貢壺口上黨郡長子鹿谷

漳水所出東屯留桑欽言絳水出沾大壺谷清漳水所

至鄴入清漳桑欽言絳水出沾大壺谷清漳水所

大河內郡山陽東太行山壑王太行山河南郡穀成禹

河內郡山陽東太行山壑王太行山河南郡穀成禹

潯水出潯亭東郡東武陽禹治潯水東北潯川郡密高

北東南入雒中岳古文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

太室山是為外方山也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以密高為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東南至淮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陵入海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出西東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入江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橫尾山在東北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文以為倍尾山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湖陵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東定陶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鉅鹿郡鉅鹿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曲陽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水所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出禹貢南條荆華容雲夢澤枝江江

入沙又禹貢汶水出西  
南入布汶水桑欽所云  
蒙陰禹貢蒙山琅邪郡朱虛秦

山汶水所出東箕禹貢維水北  
東海郡下邳葛嶧山在

至安丘入進爲嶧祝其禹貢羽  
會稽郡吳具區澤在西古文以

陽禹貢三祝其山在南  
丹陽郡石城分江入海按此

之一也毗陵東入海  
燕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按北江

澤禹貢彭蠡歷陵傳易山傳易川在南  
漢中郡安陽谷

水出西南北入漢按此疑水經  
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

之汶水禹貢梁州之潛水也  
蜀郡禹貢梁山按此下當云滄氏道

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  
武都郡武都水東漢水受氏道

夏謂之貝隴西郡氏道禹貢  
首陽禹貢鳥鼠

水入江  
至武都爲漢



西渭水所出東臨洮禹貢西頃山在縣西西禹貢嶠冢山西漢

水東南至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

江州入江禹貢朱圉山在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

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

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為道弱水自居延居延澤在東

流安定郡涇陽開頭山在禹貢涇水北地郡歸德洛

山北嶺夷中入河按河當作渭此即左右北平郡驪

成大揭石山信都國信都禹貢絳水入海梁國睢陽禹貢盟諸

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是仲誤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

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

水經注載禹貢山水澤地記

附錄

嵩高爲中嶽在潁州陽城縣西北 泰山爲東嶽在泰安博縣西北 霍山爲南嶽在廬江潯縣西南 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 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也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也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大嶽山在河東永安縣 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 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

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汧  
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 隴山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  
武功縣西南也 西頃山在隴西臨洮縣西 嶓冢山  
在隴西氏道縣之南 烏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  
南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  
北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流沙地在張掖居  
延縣東北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朱圉山在天水北  
隴縣南 岷山在蜀郡前氏道西 嶓冢山在弘農盧  
氏縣南 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內方山在江夏  
竟陵縣東北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 外方山

寂高是也 桐栢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陷尾山在  
江夏安陸縣東北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 九江地  
在長沙下雋縣西北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敷淺原地在豫章曆陵  
縣西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 中江在丹陽蕪湖  
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震澤在吳縣南五  
十里 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嶧陽山在下邳  
縣之西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 陶丘在濟陰定  
陶縣之西南 荷澤在定陶縣東 雷澤在濟陰成陽  
縣西北 荷水在山陽湖陸縣南 蒙山在泰山蒙陰

縣西南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 大邳地在河  
南城臯縣北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 益州沱  
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  
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 三澨地在南郡印縣北沱  
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